

晉書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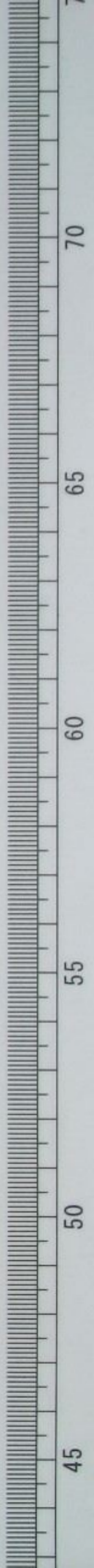
列傳
邵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愍懷太子適
陸機
陸雲
夏侯湛

潘岳
張載
江統
孫楚
羅憲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亮
趙誘

廿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8



文庫11

D271

8

010190559055

晉書列傳卷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

聖日詔
雅是
深間物

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于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鄙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士。

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傚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

功止于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典。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

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

寒暑漸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
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
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
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
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
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
過非怨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
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
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
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事紛亂。于私則汙穢狼籍。自
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
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
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
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
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恩勞于夙夜。所使爲政。恒得
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
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旣立。則人慎其舉。而
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
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

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皇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

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則有司隋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以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毋憂。

王世貞曰
駢語之清
是者
上云職說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
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墓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
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
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吏部尚書崔洪薦說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
怒說說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為何如說
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
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說宮帝曰吾與之戲耳不
足怪也說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于官子

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
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
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
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
士于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
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
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弗嗣不
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韞道術儼然

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宜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

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于和而禮師于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貪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駕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

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
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
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
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
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
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
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
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克國征西零馮奉
世征南羗皆兵不血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
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

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脩政以禦之思患而
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
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
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
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于廉耻禮義立則君子
軌道而讓于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
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
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
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一
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
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
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
于政也猶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
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
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
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
莫先于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
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

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于
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
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
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于主進則忠
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
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
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
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
極唯明主之所起舍若開四牕之聽廣疇咨之求抽
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

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予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遭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

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于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

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于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及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

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諳吳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爲隣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

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弗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前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于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

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視遠體也是以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賈誼失于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自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

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
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
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
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于帷幄清風翔乎無
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羗蠻慕化誠闡四
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
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于
饑渴用人疾于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
六合寔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
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

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
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旣蕩平
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寇豈蜀
人敦撲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
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
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
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
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
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
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

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羗氏驕黠將脩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田噐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伐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

聖人常誠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鏹鋒刃爲田噐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于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典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道四達

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
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
化在于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
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
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典化立法非賢無
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
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
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
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
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
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
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
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于帷幄
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
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
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
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于
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于仄陋拔
賢儁于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

晉書及傳 卷二十一 十五
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于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東夷大禹生于西羗子弗聞乎昔武王尅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于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丞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

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瑋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

晉書 卷一百一十一
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
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
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
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
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
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
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
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
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
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
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
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
大中正譚薦于寶范珖于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
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已爲分故疎廣
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
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
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闈于舉善
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食無勞
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
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

晉書列傳 卷之二十一
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
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
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
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
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
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
殆用事恒毀譚于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缺望嘗
從容若于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
存于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
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贈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
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辨稱嘗詣
中領軍何昺自言能爲劇縣昺曰唯欲宰縣不爲臺
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
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
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
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
昔然也昺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

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
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
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
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澆也壽陽已西皆是
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
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
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
餘卒于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于求賢遺
軸有懷于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禔巾應命鳥路
曾飛龍津派派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音義

郤	音隙	單	父	善甫	讜	音黨	調	音周	種	直忠	儉	狃	險允	沴	魯
反	口交	二音	子角	音	砥	音	所	音	所	音	與	二音	上	七	帝
下七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余	反	洽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郟	音	珣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珣	音	珣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余	反	洽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余	反	洽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余	反	洽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余	反	洽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反	音

晉書列傳卷二十三
過軻上音和反寬大貌下音遂康弋授反禿池音
與袖同

晉書列傳卷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臧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
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
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
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
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嘗
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
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
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祇曰此兒當與我

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矯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慈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

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闔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于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

晉書列傳 卷二十三
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
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于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
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
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
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于讒謗太
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
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
于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于中宮而
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
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

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
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
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
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
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
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
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
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
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
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

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彘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

晉書列傳 卷二十三
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輿
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
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
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
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
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
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
魯國鬱嗟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
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
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
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
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
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
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
旣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
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卽便作表求入二十
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
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
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

鍾人傑曰
語語樸直
動人情事
宛然如昨

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

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旣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旣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

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恠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

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哀曰逼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逼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

晉書列傳 卷二十一
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
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
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
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于荼毒冤魂
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于五內今追復皇太子
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
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
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于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
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
予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

髻亂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
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
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
不明北亂沉裁爨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
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
哀慟壺關于王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
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旣營將寧
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
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

晉書列傳 卷二十三
統陸機並作誅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
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
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已已詔曰咎徵數發
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
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宫屬卽轉爲太孫
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
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
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
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

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
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
謚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旣
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
極守噐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
衰信惑姦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
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旣而中宮凶忍久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

孫鑄曰下
句江典

構斃犬之譜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寬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于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構隙歸肝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音義

適音苾音禕於宜廙音嬉許其弛式是埤音鞞音
反音酷音揣初委訶乎何廂音郁於六臘慮合汝音
反音子紅熒音峨上才何反音獨音吐他故醜音故音杵音

椎上昌與反切音幃王非髻音齟初謹牝音
下直追反反音憂也反音非音調音齟初謹牝音
毛音泯彌鄰反彪甫斤反哽音咽古杏反掇多活反胙昨故反

晉書列傳卷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從父兄喜

雲

雲弟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
世為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
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
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于是羣雄蜂駭義兵

孫鑿曰筆力直逼二宗然上篇殊勝

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
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
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
孝關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
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
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
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
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
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
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
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
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獻心因令圖從政咨于
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儔
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于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于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
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
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
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
諷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範趙達。以禳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
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
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推銳。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
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
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
鏃。望焱而奮。庶尹盡規于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

喬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耀于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于南荒。衝軻息于朔野。黎庶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

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

晉書及傳 卷三十四
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
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人如稚子接士盡盛
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試潘濬于
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
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
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
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
氣躡跡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
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
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
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初修
雖醜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
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其地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
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于茲者也借使
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

晉書列傳 卷二十四 五
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旨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

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跪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

痺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
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
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
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
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
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
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
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
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

劉虞翁曰
最得占對
之妙言外
謂下時政
後尚未正
此第語深
約可以意
得難以後

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
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
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
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
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
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
云千里尊羹未下鹹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
作郎范陽盧志于衆中間機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

賞平

子黃曰

王世恭曰

千里湖名

鍾人傑曰

士龍終日

雅馴

機曰如君于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
遐遠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
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
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
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
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
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
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
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
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

墨夢初曰

通体必論

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
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
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
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
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
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
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
遭遇落葉俟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
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
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于天理盡于人

劉辰翁曰

筆性自後

鍾人傑曰
一節學非
二語了義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于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

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且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

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陔。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于

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于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采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

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處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金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于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祥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禮信于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昀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

廢典繫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
及之制弊于疆禦厚下之典漏于未折侵略之釁邁
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
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
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
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略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
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
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于翼
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
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
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德尋斧始于所
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
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
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
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
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
其請隧之圖暴楚頌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
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
與其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

晉書卷之二十一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
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于
黔徒西京並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
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
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
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
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
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
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
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輦震于闔宇鋒鏑流于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
王興于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漢階闕暫擾而
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
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
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
合之志歟蓋遠績屈于時異雄心挫于卑勢耳故烈
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
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厲，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任子之常志。

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興，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叅

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寇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于穎曰陸機自

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夢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于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

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
潛機于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
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
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
著白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
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
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
甚悽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于
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
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

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
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
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
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
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
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
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蹠

晉書列傳卷二十四
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
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
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
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請張華華問
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
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
嘗著縷絰上船于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

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
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
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
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駉駉乃是山鹿野麋。
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
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
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
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
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

晉書及傳 卷二十四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
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于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
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
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于西園大營第室雲
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
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
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
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
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
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

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
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闢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
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
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
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
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
諸官錢帛雲又陳曰復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
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
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
大農誕昔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

介踈闇之咎雖可日聞至于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于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

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神人莫不崇典謹以敘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輿抽靈匱于祕宮披金滕于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聚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

晉書列傳 卷二十四
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愴恨。方今太清闕宇。四門啟
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
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
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
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
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
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
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
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
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

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邈
入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
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
官屬江統。蔡克。秦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
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敎以陸機後失軍
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
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敎
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
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
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

合響應罪人之命懸于漏刻太平之期不旦則夕矣
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
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
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
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
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
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
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
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
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慙以備誹謗願不納

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
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
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
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
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
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
生故吏迎喪塋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
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于世初雲嘗行
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
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闔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于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

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王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

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于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

孫鑄曰文
宋刪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翻南辭翻樓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
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
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
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

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
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困人而
易足上蔡之犬不誠于前華亭之鶴方悔于後卒令
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鼻鐘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敗其禍末
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音義

伯世

音霸

弄

五計反

馘

古獲反

焱

甫遙反

哮闕

上呼交反

怙

下火斬反

晉書列傳

卷二十四

二

二音	寒丹	也	鶴鳴	恭	軫	鳥	跪	反	胡	戶	音
音	諦	反	蹀	嬖	否	饜	迹	阜	版	稔	如
帝	音	胡	反	反	符	叨	宛	負	蒐	反	甚
音	顛	寡	蹀	博	都	瞪	音	音	所	許	翁
反	丁	駢	渠	計	豪	也	淳	之	鳩	及	反
降	璜	追	追	音	音	又	音	叶	鍛	所	鈕
反	莫	肄	追	音	音	丈	反	岷	所	八	士
佩	反	羊	追	音	音	瞻	他	音	八	渠	魚
也	瑩	至	追	音	音	直	他	音	渠	希	惇
也	反	反	追	音	音	視	他	音	渠	希	敦
鳥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定	反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反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丑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格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反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於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袁	瑩	反	追	音	音	反	他	音	渠	希	音

晉書列傳卷二十四終

晉書列傳卷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

晉書列傳 卷三十五
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碁，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辨，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備賃抱關之隸，負俗幾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

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躡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日，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也匹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
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

以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闢六經之文
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
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
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
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
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
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

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
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
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
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
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
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
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逃形之招惠景鄉
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
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

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人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蹇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嶮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韋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

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惟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

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
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
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
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
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
秘管仲蹉電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嗇
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
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
風雲豈肯蹶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
獨不聞夫神人乎翕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

山嶽靡芝草美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
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
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
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
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寧
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
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
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
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

晉書列傳 卷三十五 五
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騏驎驪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日，咨爾昆弟，淳琬瑄謨，揔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
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
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
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
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
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
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
啓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
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
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洪
範九疇彛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
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
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
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
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
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智奕世
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

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宜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齒則受厥教予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爲政叢爾惟母氏在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摠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

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子之長於仁未見子之
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摠角以
逮於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
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子之纖介翼子之小疵
使子有過未曾不知子知之適改惟冲子是賴子親
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
不刻肅而不厲厥其成子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
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
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
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

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
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望
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
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
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于虞湛曰
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
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
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
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
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卽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者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叅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產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茈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

親率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
野廬掃路封人墮宮掌舍設柅青壇爵其嶽立兮翠
幕點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
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
如矢葱牓服于縹輓兮糾轅綴于黛耜儼儲駕於厯
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
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
於輕幘兮織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
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
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洞啓叅塗方駟常伯陪乘

太僕執轡后妃獻種陸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
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陰華
蓋衝牙鋒鎗綃紈絳繅金根照曜以炯晃兮龍驥騰
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睟
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鉞
入蕊雲罕掩藹簫管嘲嚙以啾嘈兮鼓鞀砢礪以砰
礚筍簾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
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倚山顛也於是我皇
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

人終祗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
無華喬長幼雜選以交集士女頌賦而咸戾被褐振
裾垂髻揔髻躡踵側肩拑裳連襪黃塵爲之四合陽
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
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
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
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
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上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
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

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且不顯夕
惕若慄圖置於豐防險于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
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
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音淳則此
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
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
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儀刑乎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
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遂未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寗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

晉書列傳 卷三十五 十三
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福寫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昏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揚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搆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旣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故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

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洛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時闕天文之秘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

三世貞曰
文九數變
取裁枚乘
吐發

營玄幕綠綴谿子巨黍異黍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綬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

鍾人傑曰
筆致解筆
洵河陽種
花手也

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
楊映沼。芳枳樹隴。遊鱗瀉澗。菡萏敷披。竹木蒼藹。靈
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
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
耀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
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董芥甘旨。蓼荈芬芳。藟荷
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
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躡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

載加。舊病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
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
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
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
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
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爲琅邪內
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
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
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罔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機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

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始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劓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

孫子曰
孫子曰
孫子曰

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躰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弃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繫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

晉書列傳 卷二十五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

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眚，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貧賤，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

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一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壘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弥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藩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闐闐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迓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

頤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濺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選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繼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

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闕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閭闔，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曠。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十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亶亶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躰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

音書列傳 卷三十五
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
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白
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時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
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
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
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
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
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
祇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
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
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
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
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
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
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
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
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

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子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未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開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典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旣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日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

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時。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燹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勸。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慈孝。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途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

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典。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微。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盃。厥有伊何，龍脰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且不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愆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

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
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于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
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翹成伊武故禪
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
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
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
由鈞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
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
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渺不爲累由夷逃
籠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
難唐興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
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儁又在官君非臣莫治
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
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上皆罹禍
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
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
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承興未爲中書
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
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
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

晉書列傳卷三十五
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形勝之地非親

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勦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竒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涓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竒用豈不信歟設

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
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
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駕
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
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
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勲，居太平
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嚮章甫於越
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
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
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
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
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
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繫於籠中，何以
效其撮東郭於鞞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
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
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
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
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
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
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

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闕、闕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犖傲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

晉書列傳 卷五十五
三十
避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
乃整雲輅。駢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
冰之津。旌拂霄嶠。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
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
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漏
其後。嶰谷嶰槽。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
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
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
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
牒。沒則勒鴻代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寬。

有生之懼滅資父之義廢愁冷百年苦溢千載何異
之遊汀渚短羽之栖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
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
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䟽屬之拘子欲
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
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
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崑崙右當風谷左臨
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
嶢嶢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飈霏雪寫其根霏
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

音書及傳 卷三十五
梯陟崢嶸。翦鬣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
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
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
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
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
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秦淥水吐
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蕙。茨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乳發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
爲虛天而仰沫。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
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

櫺。雲屏爛肝。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
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尔乃曉榭迎風。秀出中天。翠
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
極。承倒景而開軒。頰素煥爛。扮拱嵯峨。陰虬負檐。陽
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䟽含秀。圓井吐葩。重
殿疊起。交綺對楹。幽堂晝密。明室夜朗。蟪冥飛而風
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躰倦帷幄。携公子
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
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
折神蠶。俯採朝蘭。愬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

晉書及傳 卷二十五
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簪。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權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鶴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旄。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驟唐公之驕驍。屯羽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

爾乃張脩罽。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䟽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鼓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騫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研。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睒。口齧霜刃。足撥飛鋒。甃林蹶石。扣坂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育逞伎。賊封豨。攢馮豕。拉麒麟。挫解豨。鉤瓜摧踞。牙擺瀾。湯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

鴻雁頌曰
使倖麗

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鍾電醕。
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
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
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鑠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
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滂。旣乃流
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鏹冰凝。冰
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
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
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萍無

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
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
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
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
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
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采紺發。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
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螭
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
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

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
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
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
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
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
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
鳧露鵠。霜鷄黃雀。圖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
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
穴之鵝。玄豹之胎。燁以秋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
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

爲夢
何鮮妍

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鏤紅肌。綺散素膚。雪落。黃
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旣
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
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
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
巵一朝。可以流湏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
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
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
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
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

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
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
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
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
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郅馬於
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
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
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義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喬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
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下
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二足之
鳥鳴鳳在林矚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
沼萬物烟燼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
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措紳濟濟
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
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
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
聾耳之樂栖我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
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
載避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

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病不就。終於家。

允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允。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允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聳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

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曠。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無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弃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

反 齶音叔 馳直市反 陪蒲北反 驢彼喬反 醕子誦反 又 鋌

徒 鼎 鑠音葉 鷄丁胡反 鴟呂售反 燁音關 酷池兼反 簪音黎 揆音奏

蟻居豈反 或作蟻 蚊音岐 躓音偉

音 批

晉書列傳卷二十六

江統 子彰 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羗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巍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

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
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
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
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
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
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
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
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
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
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首之君

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
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
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
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
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
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
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
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
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

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去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狂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

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
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
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杆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
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焉
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
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上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
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
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
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
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
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
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
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虞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
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克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

制郡羗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苦枯旱之恩。雨露誠宣。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羗戎狡獪。擅相號署。攻城

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彼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

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甲子討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子居之

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于孫季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

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

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與、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

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絺，足履華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擊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篳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羹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宰，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贖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井市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

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
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
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
不顧。辭乃莫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
曹據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
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
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
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
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
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
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
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
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
阜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彰惇
彰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
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
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
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
作難彰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

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
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卽位疑
周貴人名號所宜黜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
又欲躬自籍田黜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
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
訪政事黜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
子歆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散子恒元熙中爲西中
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
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
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
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
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
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
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
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
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
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衆

統

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

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叅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尅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輶轅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蹙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

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躍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異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疆，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剗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

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
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
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
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
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
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
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
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
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
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

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盲
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
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拊見其已死，扁鵲知其
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
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其材氣，
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
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
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
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

叅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
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
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
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
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大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
昊而今蟠於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
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
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
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
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
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
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
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
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
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
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
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

至世慈曰
誤語乃得
能遂爲口
實此王子

敬書頭也
王世貞曰
此語極有
致文生于
情世所恒
曉情生于
支則未秀
論蓋有出
之者偶然
而覽之者
實際也吾
平生時遇
此境亦見
同詞中奇

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此境亦見
同詞中奇
此
李贊曰
字荆文生
字愔王武
精生于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于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

王世貞曰
此正不得
以羽翼解
鼓吹二字
蘇妙

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

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簞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祖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

劉辰翁曰
二語易位
勢河

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

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水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次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冷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

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國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

天德，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志，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典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

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濫王郟庾諸君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從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迷愍懷廢，徙冒榮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重熊掌，彰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覽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詒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蔑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傳。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音義

羸	儒佳反	亢	剛甫二音	婪	盧舍反	郟	母官反	忸	當作紐
愈	以圭一作榆反	逆	比諍反	邊	他歷反	糝	素感反	蚡	扶粉反
與逐	勑居反	郟	丑脂反	彰	方閑反	斲	五才反	俊	此緣反
輿	勑居反	郟	丑脂反	彰	方閑反	斲	五才反	俊	此緣反

反 輜轆 上人又反 枹 音枹 楛 音楛 稽 音稽 蛻 託卧反 艘 蘇遭反

剝 苦胡反 称 莫割反 俞 以朱反 楓 音楓 簞 布火反 懼 之步反

晉書列傳卷二十六終

晉書列傳卷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閣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
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辭
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
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
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
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犂犂北
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
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

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
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
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
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
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
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犂犂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
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
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
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

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
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
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
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
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
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
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
因出密宣告于外寇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
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郾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
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
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
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
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
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
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
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
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
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

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縲吳壤
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
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
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
輿輓還梓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
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
曰忠並子舍初爲廐水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
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
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舍弟子遜交州刺史脩
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

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與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
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
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
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
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
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
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
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

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
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
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
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
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
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
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
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且月之
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立說不可從也
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立標簡試自

且至中得三千五十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
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
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
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
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
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
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
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
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

鍾入際曰
叙得雄氣
飛躍快人
响聲

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碎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珖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珖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與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畧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
橋中渚為又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
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宜帝之伐遼東
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
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郎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
奮為監軍假節頓軍磴北為蕃後繼擊猛破之
將李恪轉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
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

正世貞曰
九天九地
皆傷離等
非一折一

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
秦始皇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
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
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
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
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
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侍女更益豪邪
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
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
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

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
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
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
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
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
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
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以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
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

恭爲百姓所患

會察戰鄧荀至檀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
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譟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
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
以建寧麴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
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
軍毛昺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麴
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
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
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
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

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珣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

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良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量監之卒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讐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

收吳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吳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吳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修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勸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

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
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恨多朋黨
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
吏民臣以虺鴛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土長有餘
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
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
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
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
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
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
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
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
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
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
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
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
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
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
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
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

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負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負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璜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徽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翊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

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太子孫亮，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與其去職，遷貞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

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白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羌反叛太守張楨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賒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

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
爲顛所擒顛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
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顛壯之
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
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
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
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
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
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

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
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
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
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
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太
賊尅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
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
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
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叅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
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
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
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
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遣子難敵
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
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
聲言踰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
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
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
退據魏興光拔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
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
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昺邁昺少辟太宰
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
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
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
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
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關資備
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
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義更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舉興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趨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袞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

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弼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弼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會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

導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仗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狗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脈出嶺嶠而揚麾屬難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楮之任清規自遠鞞鼓之臣厥聲彌磬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修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音義

廡許金反郛音皮粹音反跋上麓沒反珧音遙硤北音北口莖反宇富作經反卽井斛地下與斛同汜詳理反又符瑒况馬獠盧浩反帥所類反脛鳥光堯塉下苦角反脈市忍反

晉書列傳卷二十七終

晉書列傳卷二十七

